



张怀存散文集《坐上秋天的火车》:

从故乡到世界:一路回望,一路芬芳

□李学斌

大约是2005年前后,我第一次读到张怀存的诗集《铅笔树》,被字里行间的明媚童心和奇趣想象打动。及至两年后在鲁迅文学院儿童文学高研班课堂上见到作者本人,我才恍然惊觉诗出其心,文如其人。那份举手间的洒脱、率性,谈笑时的爽朗、自在,与《铅笔树》诗画合一、纯真明澈的行文风格如出一辙。如今,当年那个小荷初露的文坛新人已成为广受瞩目的诗人与画家。期间,我陆续读到了她的诗集《铅笔树上的小树熊》、散文集《格桑花》等诸多作品。依然清隽、自然、本真、率性,不同的是,她的写作题材边界不断延展,思维视野也渐趋宽阔,整体气象温婉、澄净,字里行间弥散着一种阅尽人世的淡然、旷达,也透出自在自为、诗画合一的异情别趣。

不久前读到怀存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坐上秋天的火车》(中英文珍藏版)时,不觉眼前一亮:这部“自我回望”的散文集视野开阔,意蕴丰厚,称得上是作者跃上文学创作新台阶的作品。全书收录36篇散文,娓娓叙写了作者从黄河岸边的顽皮小丫,成长为才情灼灼、诗画兼善的画家与诗人的人生历程。作品同时清晰勾勒出,在一次次家庭迁徙与生活变迁之中,作者内心或向往或沉思或激动或彷徨的情感脉络与心灵轨迹,由此生发出启迪少年儿童生命成长的丰富内涵与鲜活参照。于作者而言,爱不只是一种情感体验,更是一份生命信仰;从故乡走向广阔世界,行走既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也是追寻自我的价值路径。生命在不停穿梭中实现生活的不断延展,而梦想永远在路上。爱与美,则是使人不致迷失的精神原乡,是心灵版图上光焰灼灼的绚烂花朵……这些氤氲在文字背后的情感抒发、思维表达大都由“格桑花”“火车”和“河流”等意象生发而来,并不断萌生,直至葳蕤繁茂、郁郁葱葱。

格桑花:对故乡、民族与家国的热爱

首先是“格桑花”。就内容风格而言,散文集《坐上秋天的火车》中“童年风景”小辑里的11篇散文可视为作者另一部散文集《格桑花》的姊妹篇。两者一隐一显,相互映衬,闪耀着源自“格桑花”的光彩与神韵。作为青藏高原上特有的花卉品种,格桑花不仅千姿百态、淡雅芬芳,随处可见、到处生长,而且花期很长,生命力顽强。在作者笔下,格桑花是幸福之花、生命之花,不仅蕴含着藏族的民族精神和生命记忆,寄寓并传承着土族人爱的信仰与人生哲学,而且联结着作者的家园情结、乡土之恋。

“尕蛋家的花园里开满了千姿百态的格桑花”“尕蛋喜欢坐在格桑花下,看花间的蜜蜂嗡嗡地采花蜜……”孩童时的尕蛋曾在作文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的格桑花从春天开始发芽,生长,我的格桑花秋天开花,结籽,



我的格桑花,一路走来,它是诗人。”“尕蛋”是张怀存的乳名。因为喜欢这个乳名,文中她借助“尕蛋”这一叙事视角让那个在漠北草原长大,记忆里回响着黄河涛声和火车轰鸣的顽皮小丫一次次驭风而来,鲜活又而灵动。孩童“尕蛋”植根故土的朴实、聪慧、活泼、率真,成年“尕蛋”辗转迁移的乐观、顽强、沉稳、坚韧,都如格桑花的形色和品性,芬芳而明媚。由此,格桑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作者的化身,既是作者回望童年的情感寄托,也是其魂牵梦萦的信念坚守。它代表着阅尽人世悲欢、懂得花开花落后的达观和感恩,表达着感知生命丰盈、理解现实驳杂后的珍惜与渴望。

格桑花还表征着对故乡家园深沉的依恋,以及在世事变迁中不改初衷的爱之信仰。“这个世界因为有爱,有了大家互相疼爱,才这么美好。阿奶每天晚上给尕蛋讲不一样的故事。尽管故事的内容有许多重复,但她总是说:‘每个故事都是一个伟大的爱’”;“奶妈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一起一伏一跪一叩地磕长头。奶妈常常给我们说,人活着就一定要像高原上的草和花那样快乐地生长和绽放。”(《格桑花》)在父母宽厚仁德、阿妈虔诚慈爱的亲情滋养下,这种对于生活的朴素认知、对爱 and 自由的执着渴望,如同漠北草原随处可见的格桑花,充盈于尕蛋姐妹仨的童年生活。拾麦穗时的快乐记忆、涝坝里的水花游戏、草垛中的捉迷藏、你争我抢的自由阅读、懵懂却真切的远方想象……所有这些生活体验看上去零散

而琐屑、缤纷又斑驳,但因为爱和亲情的融通、汇聚,最终合成为绵绵不绝、润物无声的心灵滋养,催发了小“尕蛋”心中梦想与爱意的种子,最终挺立为夏日里的苍翠繁茂,铺展成秋阳下的一片金黄。正因如此,若干年后,即便生活在温暖的南方,生活在遥远的英伦,“我依然想念青海,想念草原上的木头房子,想念那在高空用翅膀书写着自己宣言的鹰。”(《影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尕蛋”视角展开的童年叙事与格桑花情结,不仅构筑起张怀存作为诗人、画家的审美基座,也铺就了她一路行来缤纷绚烂的人生底色。格桑花既是象征吉祥与幸福的花朵,更是寄托作者精神的心灵之花,承载着她的故土情思与艺术追求。它所蕴含的品格与精神,早已熔铸进作者的血脉,流淌于字里行间。在散文集《格桑花》中,这份精神依托显性的“格桑花故事”直接呈现;而在新作《坐上秋天的火车》的“童年风景”小辑当中,则是以隐形的格桑花精魂与气韵,贯穿文本始终。

火车与河流:追求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

除了格桑花,“火车”也是张怀存散文的核心意象。在《向远方》中,作者写道:“深深记得第一次坐上南下火车的情景。那时的我还小,当火车在一声长长的鸣叫声中启动,我看着窗外被火车抛在后面的小伙伴,突然大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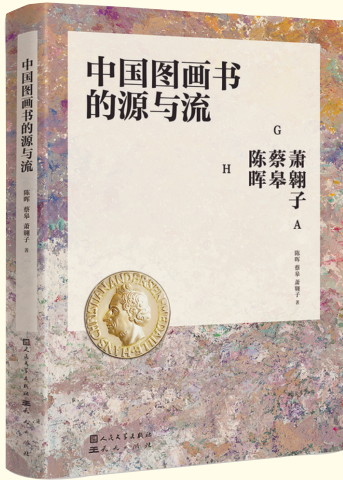
地哭了。那一瞬间泪水盛满了整个车厢……”在《影子》中,作者这样追忆:“离开故乡的时候,正值隆冬季节。记忆中的列车像利剑一样穿过我的家乡。我坐在母亲的怀里,目光向着窗外……”在《河醒着,心醒着》中,作者还以“火车”喻示自己的人生轨迹:“我的家像火车,从漠北草原跑到南国都市,从南国都市跑到英国伦敦”;在《阿大的窗台》中,“火车”同样是小“尕蛋”生命成长的佐证:“火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经过黄河,经过尕蛋家门口,那一闪而过的绿色身影和那一声声长长的鸣叫声,尕蛋认为它们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和最美的歌声……”火车联结着故乡与他乡、记忆和现实、今天与明天、生活和梦想。火车对作者而言,意味着往昔美好生活的珍惜与回味、生命成长的方向和轨迹,也代表着既有生活秩序的不断延展、追求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息。在作者笔下,火车既是生活的驿站,也是梦想的家园,这一意象反复出现,成为作者不懈攀升的多彩人生的生动注解。

散文集的第三个核心意象是“河流”。“我第一次全方位地打量这个我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县城),眼里满是泪。不远处的黄河已经被皑皑白雪覆盖,像一条宽奔跑者的银色带子,一些不知名的小鸟,在黄河边上徜徉。”(《向远方》)“正午的阳光耀眼而明亮,泰晤士河周边看不到任何杂物,高大的树篱上大大小小的花蕾正开出玫瑰似的花朵,闪着铜绿般的色泽,渡鸦和海鸥的叫声此起彼伏,互相和鸣,令人着迷。”“小时候,我在黄河边涂鸦,长大了,我在泰晤士河边涂鸦。绘画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些横七竖八的色彩躺在我的画板上,一会儿是黄河,一会儿是泰晤士河,无论哪一条河流都经过我的人生。”“小时候,我从涛声里倾听黄河;今天,我从声韵里聆听泰晤士河……我是河流,我是一个做梦并编织梦的人,我阅读黄河,阅读泰晤士河,用色彩诠释我生命的誓言。”(《河醒着,心醒着》)以上场景的描摹,无不是对河流的缱绻深情。从咆哮而至、滔滔不尽的黄河,到沉吟低唱、含情脉脉的珠江;从灯红酒绿、繁华如梦的香江,到渡鸦和鸣、风景如画的泰晤士河……世界上所有的水都是相通的,就像作者对诗和画的钟情、对爱与美的执念,虽经百般辗转、千次迁徙,依然初心不改、绵延不绝。

纵观张怀存的儿童文学创作,无论是儿童诗还是散文,都是童年感知、成长体验和人生体悟的自然流露。她的文学创作重在本真抒写、本色表达。童心之明媚、诗心之灿然、爱心之温润,融合于现实与想象之间,弥散在字里行间。从童年到成年,从故乡到世界,既是张怀存生活图景的铺展,也是她艺术人生的绽放。这种命运与诗画相互映照、彼此成就,也印证了生活与审美、现实和梦想的密切关联。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新书快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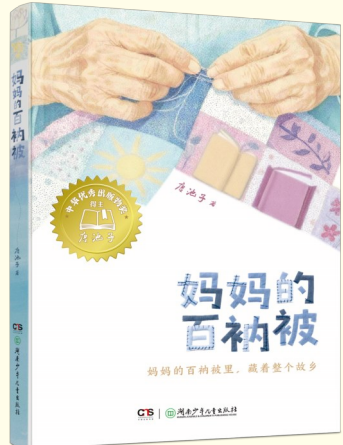
《中国图画书的源与流》
陈晖 蔡皋 萧翱子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
2026年4月出版



《逐光而行》
莫晓红 著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6年5月出版



《我认识许多树》
孙莉莉 著 梁灵惠 绘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6年6月出版



《妈妈的百衲被》
唐池子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6年5月出版

本书深入探讨了图画书的本质与价值,梳理当下原创图画书与早年儿童读物的变化与发展,提出了“儿童性”的核心是与儿童共鸣、传递成长力量的重要观点,论述了主张融合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中国文化根基,为年轻创作者提供扎根文化、坚守本心的方向与经验。同时,该书对蔡皋的创作生涯进行了回顾和剖析,也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意义。

作品聚焦南京市立盲哑学校西迁办学的经历,以盲聋儿童的视角观照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西迁路上,山河破碎,满目疮痍,这群盲或聋的孩子却自信光明,勇敢向前。小说一面展现战争的残酷可怖,一面歌颂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坚守与抗争。浓烈的家国情怀、炽热的人间真情,在如此沉郁的背景下,显得尤为明亮温暖、熠熠生辉。

绘本以一个九岁女孩的视角展开叙事,用散文的笔调,自然、平实,娓娓道来,将她认识的每一棵树带到读者的眼前。独特的“树与人”的双线叙事视角,让这本书不止于“科普树”,更在于“借树喻人”。树不仅是自然物,也是“我”的情感投射对象和思绪的载体,更是记忆的坐标、亲情的见证、文化的传承,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懂得:我们与树的故事,就是我们与家、与根、与时间的故事。

本书以长沙县金井湾和花湾一带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为背景,描写了以罗桂花为核心的湖湘大地上四代女性的生活故事和成长历程。作品以“百衲被”为载体,蕴含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和代际情感,既是一首献给故土家乡的颂歌,也是一次重要的精神溯源。作家向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致敬,也将生活的智慧传递给今天的孩子。

■评 论

如何让非遗与儿童生活“不期而遇”

——以李伟的儿童小说《皮影娃娃》为例

□李鲁平

童的视角,讲述舞狮、刺绣、造船、制墨、戏曲、剪纸、皮影戏、赛龙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是儿童文学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美学实践。大多数非遗项目是成人主导的社会实践,与少儿的校园生活、家庭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从儿童的视角讲述非遗故事,无疑面临诸多挑战。

李伟的新作《皮影娃娃》以小学生李紫舒学皮影戏为线索,刻画了一个天真、活泼、刻苦同时酷爱皮影戏的儿童形象。作品在讲述少年学习皮影戏的过程中,穿插着太爷爷、爷爷的皮影戏人生,呈现了当下乡村文化氛围及学校教育的新变化。《皮影娃娃》中,李紫舒在自家阁楼上发现了一个布满灰尘的木箱,箱子里有许多画片(皮影人),有红孩儿、孙悟空等人物。这个重大发现令他惊喜。爷爷用这些画片简单表演一番后,李紫舒对扛着金箍棒翻跟头的孙悟空特别感兴趣。爷爷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发出孙悟空的声音,一会儿发出妖怪的声音,一会儿又模仿唐僧、猪八戒、沙僧说话,也让他倍感神奇。他第一次知道了“皮影戏”,也知道了太爷爷和爷爷曾经以皮影戏为职业,并萌发了要学习如何表演皮影戏的冲动。一个少年就这样与非遗“不期而遇”。由此,作品合情合理地解决了皮影戏如何走进儿童生活的难题。

其次,《皮影娃娃》将皮影戏的学习过程

放置于学校、家庭、社会这一少儿成长三维空间之中,建构出出身皮影戏世家的儿童真实的成长世界,展现一家三代人对于皮影戏的接续传承与弘扬。从学校这一维度来看,王老师既是皮影戏爱好者,也是引导李紫舒学习皮影戏的关键人物。他帮助李紫舒化解与爷爷之间的隔阂,讲解皮影戏背后的历史与文化,牵头组建皮影戏兴趣小组、筹办皮影戏艺术节,推动非遗传承人进校园,还配合李紫舒在课堂开展皮影戏表演……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得益于王老师的鼓励与耐心引导,李紫舒才得以在研习皮影戏的道路上不断成长进步。在家庭维度,李紫舒想方设法“讨好”爷爷:挖马齿苋换钱给爷爷买肉,帮爷爷打理菜园,还亲手用塑料瓶雕刻皮影,恳请爷爷传授皮影戏技艺。虽然李紫舒并不认同爷爷固守传统的训练方式,在提签、打砖、打桶这些枯燥练习的过程中,时常和爷爷发生冲突,却始终没有放弃,在一次次磨合磕碰之中慢慢熟练掌握了技艺。当地政府对非遗文化的重视、村里新戏台的落成、乡亲们对皮影戏艺人的敬重等因素,共同为李紫舒学习、传承皮影戏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皮影娃娃》还系统介绍了皮影戏道具的制作(刮皮、雕刻、制作碗灯等)、训练步骤(提签、打砖等)、经典戏词、掌故、行业术语以及

皮影戏艺人的艰辛生涯、品格境界。可以说,《皮影娃娃》也可视为是关于皮影戏历史和常识的普及文本。但作品对皮影戏历史、文化内涵的讲述并不是单纯的词语解析或名词解释,而是与太爷爷、爷爷的人生命运,与李紫舒的学习和生活融为一体。比如,太爷爷掩护被敌人围追的新四军战士,也曾借戏中角色讽刺伪县长,不仅可以扮演多个角色的嗓音,也曾躲在庙里发出各种人物的声音吓退强盗。爷爷在表演《四下河南》后帮助迷途收割稻谷,通过赔情戏《秦琼卖马》化解祝叔叔、锁钐叔叔之间的隔阂,又在病床前给即将离世的德顺爷爷表演《罗通扫北》。这些细节,或来自爷爷的讲述,或来自王老师的讲述,或出自奶奶之口,在“聆听”的过程中,李紫舒对皮影戏的理解不再是单纯的有趣、好玩,而是懂得了戏如人生、皮影戏有灵魂的深刻道理,这一转变也折射出非遗传承对儿童成长的重要影响。

想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青少年内心,儿童文学拥有得天独厚的体裁优势。然而,如何实现非遗传承与少年儿童身心成长的水乳交融,并且提升作品的审美意蕴,仍是摆在儿童文学写作者面前的课题。《皮影娃娃》在这一方向上作出了富有价值的尝试。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皮影娃娃》,李伟著,未来出版社,
2026年2月

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中涌现出了许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材的作品,如《雄狮少女》《绣虎少年》《桦皮船》《亲爱的风箏》《九岁红》《剪花》《墨童》《刀马人》《追影子的人》《梦起英歌》《龙舟少年》等。这些作品从少年儿